

少年时,一厢情愿地希望将来能办本杂志,以当时贫穷的家境而言,是绝不可能的梦想。

十七岁的我,“出版”了手抄本的《潮声》。当然,两三期就无以为继。

二十七岁的我,《皇冠》出版。轻薄、简陋,实在有些“见笑”,但对我而言,总是一个愿望的实现。

但是,这也是噩梦、厄运的开始。每天努力的目标,只是三个字“活下去!”家计要维持!这本脆弱的杂志也要出版下去!

大概有七年的岁月,挣扎在惨烈的搏斗中。稍有起色时,八七水灾淹没了仓库及印刷厂;

内部员工集体舞弊,掏空财务,几乎倒闭。接着,个人的健康受到严重打击,先是带状疱疹,因庸医误诊,几乎送命,至今余患不断。继而,全球只有十几个病例的怪病染身,动了重大手术……

但是,这些那些种种挫折或打击都一一渡过,

从一个卑微的愿望开始!

平鑫涛

甚至可以视为磨练、考验,或可说是养料。

如果说六十年是一个周期,我们走过了一个周期,一个甲子的“圆满”。

能够欢度这样的生日,我们当然高兴,甚至有些骄傲,但心中充满更多的感恩。所以不以传统的习俗举办酒会、聚餐,集中精力、物力,把这一期《皇冠》,以“圆满”为主轴,编辑为一本特刊,回馈各界。

台湾社会目前存在一些问题,但是我们坚信,日子还是会好好过下去,有些只是过程,只是考验。感谢一百位当今艺文界菁英,告诉大家种种积极、向上、感恩、宽恕的思考,让大家导向幸福、快乐、“圆满”的境界。

对八十七岁的我而言,卑微的愿望已完成,将

由新的团队继往开来。

最后,允许我向睿智的作家们、广大的读者们,以及许许多多协助、指导我们的“皇冠的贵人们”,深致敬意、谢忱!

(主编庄琼花,十余年来,对《皇冠》贡献甚巨,尤其为这本“六十周年特刊”竭尽心力,我们感谢她!她于今年春天喜获麟儿,暂离岗位,我们祝贺她!)



▲ 平鑫涛先生签赠宋连庠先生的《圆满·皇冠 60 周年特刊》封面

看过爱尔兰作家乔伊斯的名著《尤利西斯》的人都知道,作者用十分怪诞的手法,描写了小说主人公布鲁姆,于1904年6月16日这一天,在都柏林市游荡了18小时的经历。随着这部小说的走红,布鲁姆也成了享誉世界的知名人物。各地的乔伊斯粉丝,为了纪念这部具有世界影响的作品,每年都会于6月16日前后,举办多种多样的庆祝活动。这种带有嘉年华色彩的活动,后来就被称为“布鲁姆日”(Bloomsday)。

现在约有六十多个国家,每年都会庆祝“布鲁姆日”的活动。尤其在爱尔兰,更把“布鲁姆日”同繁荣旅游结合起来。除传统的作品研讨之外,还推出各种吸引游客活动。诸如重走布鲁姆路线,品尝布鲁姆开心套餐,推销布鲁姆纪念品,重现布鲁姆1904年发型,以及反映《尤利西斯》等乔伊斯作品的活报剧、街头音乐、街景穿越、品书朗读等等。如今“布鲁姆日”,已成了

蓝天碧水,满目青翠,在堪培拉、在惠灵顿,都是这种视觉感受。阳光从没有一丝云彩的天空洒下来,是那么充足、那么热烈,在雾霾的郁闷中走来,久违了的大自然的美好给我的不仅是肌肤的舒坦,还有一种心灵的震撼。

望不尽的蓝天,用不尽的阳光,在澳大利亚、新西兰,蓝天下的运动是人们的日常生活,在城里、在郊外,在海滩、在树林,总是能看到跑步的人,男女老少、从早到晚,时时处处都能看见。在悉尼的每个海滩,都满是游泳和晒日光浴的人;惠灵顿是个人口不足20万的小城,可这个城市有许多设施齐全专供孩子们游乐的公园与活动场,周六运动在惠灵顿是一个惯例,成百上千的学龄儿童打板球、打篮球、踢足球。

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,博物馆的展览详细记录了大洋洲原住民的文化和生活传统,代表当代文化发展方向的新兴的文化产业在各地创办,从西方艺术节到东方的节日喜庆都办得红红火火,很多民众对其他族裔的活动也非常热衷。这两个新兴的移

民国家虽然只有几百年的历史,却能吸收世界各地的文化,虽历史不长却气象万千。许多城镇坐落在原始生态的边缘,社会生活却活力四射。在澳

阳光下的生活

袁晔

大利亚和新西兰,政府官员和民间人士都常说:我们这里是一个开放的社会,各种文化都能在这里找到生长的土壤,对外来文化,我们理解并吸收其优秀的部分。惠灵顿市的女市长西莉亚·韦德布朗说:“我们这个城市是地处世界最南端的首都,一面青山、一面大海,一切都在美丽的自然环境里。是这个世界上最酷、最小巧的首都。”澳大利亚人说,他们最大的特点是“no worry”不担心、不发愁,遇到困难就去克服,尽量往好处想。

在悉尼街头,名牌汽车远不及北京、上海多。我们一行人想在堪培拉找名牌商店,想在惠灵顿买点奢侈品,却一无所获,问当地人某某品牌,回答是摇摇头、耸耸肩,一脸的茫然,再仔细看看他们的装

束,官员、富商都不着名牌,好几位女士还提着白布兜儿,市政府请客也就是色拉、寿司和点心。在我们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,一名名牌还显露着lo-go,在餐厅觥筹交错,开名车风驰电掣,即使暂时没有也盼着靠孤注一掷而一夜暴富。相比而言,我觉得澳大利亚人和新西兰人更幸福。

阳光、蓝天、包容、理解、简单、朴素、运动、快乐大致对应的另一面是晦暗、阴霾、封闭、偏狭、繁杂、奢靡、呆坐、忧虑,我们当然不尽如此,不过一般人人都能摊上几样,宅在屋里发呆、走在雾霾中生气、整天在网上打游戏、经常在饭馆里猛吃狂喝……都是如今不少中国人,尤其是城市人的生活常态。在经济高速增长、物质日渐丰富

的今天,我们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是不是应该有更高的目标?

在2010年生活质量民意调查中,66%的惠灵顿人评定他们的健康水平为极好与良好。国土面积768万平方千米的澳大利亚,只有两千多万人口(还没有常住在上海的人口多),90%的人住在离大海一小时车程的地方,80%的人会游泳……有人会说这样的自然条件太好了,他们是没有什好发愁的。

大洋洲,如此美好的生存环境,与今天的中国似没有多少可比,但我总觉得那里今天的生话,可以向往,可以追求,曾经被污染笼罩的伦敦如今云开雾散,曾经交通堵塞的东京现在一路畅通,如果我们少一分担忧,多一分思考,少一分抱怨,多一分努力,是不是可以在未来的某个时候找回白云和蓝天。



满庭芳 咏《圆满·皇冠 60 周年特刊》

宋连庠

甲午青马(甲木色青,故名)嘉年之春,喜读大同大学商学院1949届校友、八八米寿属兔的平鑫涛学兄,元宵佳节自台北签赠的《圆满·皇冠 60 周年特刊》,660余页的特刊图文谐美,丰赡多彩,内收平鑫涛、严长寿、韩美林、余光中、柯锡杰、黄春明、林怀民、蒋勋、蔡志忠、施凯文、蔡康永、张竹锦、林青霞、席慕蓉、叶雅玲等百位艺文界菁英的精品力作,让人读来悦目赏心,爱不释手。七七寿寿属虎的琼瑶大姐(原名陈陆,戊寅1938年生于四川),特以小说《幸福的符号——圆》为序,献给情缘眷眷的《圆满》,赢得读者口碑。爱以《满庭芳》一阙咏之。

果硕花蕃,金题玉璫,晶莹熠熠《皇冠》!回看来路,诚起步维艰。初毅生于忧患,逆流上、沧海云帆。群芳嬿,小说影视,喜春色无边。

心丹,赞者众:名流汇聚,俊秀薪传。幸梦圆故土,文锦新良(注)。两岸同心聚智,金瓯壮;血荐轩辕。赏《圆满》;良辰美景,乐事寿千年!

(注)“皇冠”自2010年起,缘结天津青马文化有限公司,推出“张爱玲五年研究计划”;又于2012年由北京新星出版社出版简体字横排本《窗外》等十本一套的《琼瑶自选集》。

结伴而游

屠再华



有赵福莲者。无张果老,而祝君形相酷似。余者六,皆与仙有缘。或赞颂干不死的仙人掌,或植有几年开一回白花的仙人球。球若人首,而掌有十指连心。久而久之,悟在其中,焉不得仙?

更有趣的是,登岩路上有巨型弥勒。高达数丈,广可丈余,袒胸裸肚席地而坐,笑口常开。余等见之哗然。随即小节不拘,扑向佛身

与之合影。奈何弥勒庞大过甚,有他无我。余何弥勒大过甚,有他无我。

大慈岩的胜景在于悬空寺。此寺环峰而建,曲折迂回,凌空起舞。据介绍该寺纪年有二:一为唐一为元,无碑可考。后至寺西侧,见有一棵银杏大可数围,独木参天。经一位长者告知,已有六七百年的树龄。据此,悬空寺建于元代无疑。苦行僧建寺必栽树。稍顷,便进入东侧。在山岩自然形成之洞穴六名若小憩。身后塑有十八罗汉,尊尊栩栩如生。恍惚间,如有菩萨在身后捶背。菩萨知人累,岂不“诚则灵”也。但有人校正道:罗汉不是菩萨它要比菩萨低半级……

野菜似乎总与童年、家园联结在一起,年老时,慢慢弥漫成一种叫乡愁的情愫。

我们把荠菜直接叫做野菜。作为野菜的代表,荠菜当之无愧。

“城中桃李愁风雨,春在溪头荠菜花。”辛弃疾的这句词,点出了荠菜的“野性”,事实上更渲染了一片原野上的春光。荠菜集结开花的时节,春意已浓烈得足以熏得游人醉。那时,小小的荠菜们,花茎一致昂扬向上,像高举的旗杆,在风中,唰唰唰绽放出锦簇花团,似繁星,似焰火。“苔花如米小,也学牡丹开”。那样的情景,令人禁不住啧啧称奇。

荠菜花实在太小了,但它就是努力地开,一粒一粒地开,

卷,都是那么精巧,吃起来口齿生香。

“谁言荼苦,其甘如荠。”这是《诗经》中的歌咏,可能也是最早对荠菜滋味的描述。荼为苦菜,同属野菜。荠菜性味甘

三春野菜饶有味

凌龙华

平,可菜食,也可药用。口感“清爽”,清热解暑,《本草纲目》言其“明目、益胃”,民间有“三月三,荠菜当灵丹”之说。

因为与地面格外亲近,野菜需要“挖”,需要“掘”。“惊蛰”过后,万物蠢蠢,欣然。这时,地气转暖。煦日和风,放学早归的农家孩子就挎起小竹篮,三

五成群,撒欢田野间。“挑马兰头掘野菜”,成了童年的一道乡村风景。

广义的野菜,准确地说是回归野菜的定义,自然包括了马兰头。马兰头是荠菜的好伙伴,哪里有荠菜,哪里就有马兰头。荠菜贴地而生,韬光养晦,不张扬;马兰头则生动活泼,吐着翠芽儿,个头虽小,却朵朵精神抖擞迎风招展。最可喜的是,马兰头喜欢扎堆了长,有时,竟扎堆成一个“马兰球”。夕照中,斜坡上,发现“马兰球”,不啻如获至宝。那时我们一呼百应,一拥而上,收获的快乐早不在马兰头,而在撞成一团的“扎人堆”——小伙伴的友谊,接地气,从来不拘形式。

讲到野菜,有一样植物始终在我眼前晃动。那植物也真怪,似葱似蒜,又什么都不是

什么都是。它叫野葱,又叫小根蒜,学名高雅——薤,得从《诗经》中寻觅芳踪,卓尔不群。竖起一根细细的青葱叶,根部则是一个膨大的球茎。野葱清香异常,最宜烙面饼吃。野葱的球茎,腌制,就成了“藟白”,类似糖醋大蒜头。但“藟”显然另类,且品相高出一筹。表现在它的球茎“独一无二”(俗语叫“独粒葱”),洁白细腻有如脂玉。下酒,佐稀饭,一流。食后不会“重口味”,它也已进入了宾馆餐厅。

长沙城早晨流行吃米粉,明请看本栏。

